



天下无贼

最具人类善意

赵本夫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天下无贼

最具人类善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无贼：插图本 / 赵本夫著. — 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.12
ISBN 7-219-05181-6

I. 天... II. 赵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5794 号

策划编辑 罗宇飞 ffeeiinn@vip.sina.com

特约编辑 苏 宜

文字编辑 罗宇飞 高 健

编 务 黄健敏

插 图 梁 毅

封面设计 梁 毅 王 霞

版式设计 王 霞

天下无贼

赵本夫 著

出版发行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gxpsh.cn>

社址：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：530028

营销部电话：0771-5523558 010-6613229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制：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

开本：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张：6 字数：150 千字

版次：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219-05181-6/I · 788

定价：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

赵本夫目前是国内的短篇小说创作高手，当年曾以处女作《卖驴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其作品文字功力深厚，故事悬念迭生。主要作品有《刀客和女人》、《混沌世界》、《天地月亮地》、《走出蓝水河》等。

策划编辑：罗宇飞 ffeejinn@vip.sina.com

特约编辑：苏 宜

文字编辑：罗宇飞 高 健

编 务：黄健敏

插图作者简介

梁毅是国内著名的插图师，
生日“六一”，有一颗童心和一
张孩子脸。所绘插图在时尚类杂
志和网络走红。

插图：梁毅

封面设计：梁毅 王霞

版式设计：王霞

生活的善意
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说圣诞节前一天的傍晚，一家珠宝店临要关门时，来了一位客人。这位客人看上去很潦倒，不像有钱的样子。当他沿柜台慢慢浏览的时候，售货小姐没有鄙视他，而是耐心陪着向他介绍。后来客人要求看一串最珍贵的珠宝，小姐忙热情地拿出来给他。客人接过后仔细把玩，有些爱不释手，却终于没买，又把珠宝交还，然后往外走去。小姐很快发现这串珠宝上少了一颗最珍贵的珠子，再看那位客人，右手捂着，脚步有点慌乱，已经快要出门。小姐心里明白了。此时保安就站在门口，但她张张嘴却没有喊叫，只是走出柜台，快步追上去站他面前，满面笑容地伸出右手，说：“先生，祝您圣诞快乐！”客人一愣，面色有些尴尬。一旁的保安有些疑惑，问小姐：“你认识他？”小姐说：“当然。这是一位体面的先生。”客人窘迫地抬起右手和小姐握了一下，说：“谢谢！”然后匆匆走入暮色中。小姐也转身回店，但那颗珍贵的珠子已回到她的手中。几十年后，还是这家老字号的珠宝店，来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富翁和慈善家，就是当年那位潦倒的客人。售货小姐

也已成了老板。富翁向她表示了感激之情，说她在不动声色之间，保存了他的尊严，也让他懂得了做人的道理。

故事很短，却让我回味无穷。

曾有一位读者告诉我说，翻看你的作品，发现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。我听了很觉意外，记忆中我是写过坏人的，大概没有写好，才给人这种印象。我只好表示惭愧。可那位读者朋友却笑道：我是夸你呢。于是我更加惭愧。因为面对生活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宽容和善意，能否期待像那位售珠宝的小姐一样，无意间造就一位无论钱财和精神都很富有的富翁。

好在小说是个可以做梦的地方。

马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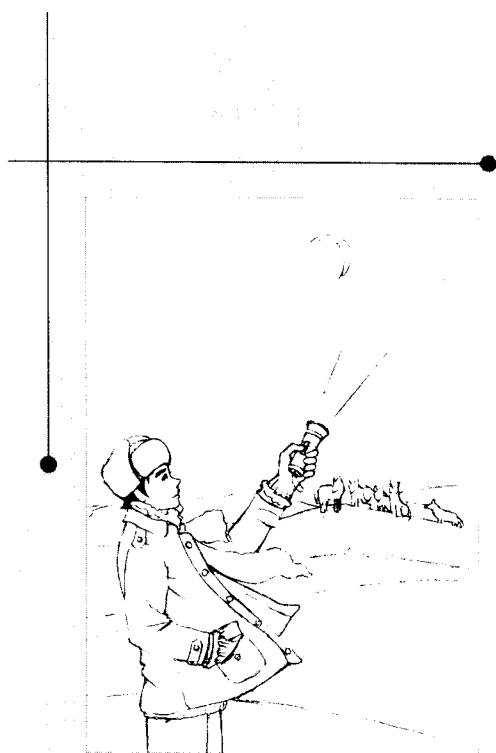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目 录

序 生活的善意	1
天下无贼	1
斩首	27
名人张山	43
安岗之梦	63
带蜥蜴的钥匙	71
逃兵曹子乐	95
绝唱	107
寻找月亮	127
即将消失的村庄	147

天下无贼



傻根要回家了。

傻根已经五年没回家了。

傻根出来做工时才十六岁，现在已是二十一岁的大小伙子。

村上同来的几十个人，每年冬天都要回去过年，大约两个月的假期，把当年挣来的钱带回去，看看老婆孩子，看看老人。但傻根从没回去过。傻根是个孤儿，来回几千里路，回去做什么？再说大伙都走了，也没人看工地。那些砖瓦、木料、钢筋堆了一个很大的场子。傻根就一个人住在料场，一天转游几遍，然后睡觉。夜里起来解手，摸黑再转游一遍，左手捏个手电筒子，右手提个木棍。傻根提个木棍主要是防狼，不是防贼的。这里是大沙漠，几百里路没人烟，就附近有个油田，新发现的。他们就是为新油田盖房子的。

傻根夜间时常碰到狼，三五一群，跑到料场里躲风寒。看到傻根走来，就站住了，几点绿光闪烁，傻根握住木棍冲上去，大喊一声：“快跑啊！”

狼就跑走了。

它们主要怕他手里的电棒子。

有几天夜间看不到狼，傻根会感到寂寞。就提上木棍跳到料场外的沙丘上，拿手电棒子往远处的夜空照几下，大喊几声：“都来啊！”不大就会汇集一群狼来，有几十匹之多，高高低低站在对面的沙丘上，一丛绿光闪烁。它们和傻根已经很熟了。傻根先用手电棒子照照狼群，然后响亮地咳一声，说：“现在开会！”狼们就专注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，开会！”

“嗯，张三李四，嗯，王二麻子！”

“嗯！……”

开完会，傻根照例放电影，就是把手电棒子捏亮了往天上照，一时划个圆一时划个弧一时交叉乱划。整个大漠奇静。只

见天空白光闪闪，神出鬼没。狼们就肃然无声，只把头昂起追踪电光，却怎么也追不上。正看得眼花缭乱，突然一道白光从天空落下，如一根长大的棍子打在左边的沙丘上，那棍子打个滚，倏然消失。傻根就很得意，挥挥棍子大喊一声：“快跑啊！”就转身跑走了。狼们都没跑，仍然站在沙丘上，有些疑疑惑惑的样子。

但现在傻根要回家了。

傻根要回家，带工的副村长觉得很突然。他一直干得很安心。别人每年冬天回家，他理也不理的，到底没什么牵挂。可是去年腊月村上人回家时，傻根似乎有点心动，当时他扯扯副村长的袖口，说大叔我多大啦？有些吞吞吐吐的。副村长没听明白，说什么多大啦？傻根就松了手抱住膀子笑，笑得有点狡黠，说我问你我今年几岁。副村长有点不耐烦，当时正收拾东西，说你问这干什么，干部给你记着呢。傻根却站着不走，很固执的样子。副村长只好直起腰，说好吧好吧我给你算算，就扳起指头算，说你来那年是十六岁，在沙漠待了五年，应当是二十一岁了。傻根说噢，二十一岁，噢，就有些怪怪的。

那时副村长并没有意识到他想回家。傻根自小由村里人拉扯大，睡过所有人家的被窝，吃过所有女人的奶子，一切都不用操心，连年龄也由村干部给记着。傻根也就养成无心无肺的性情。那次忽然打探年龄，副村长以为不过是随便问问，就没往别处想。

副村长没有想到，傻根有心思了。

去年秋末的一天，傻根去了一趟油田小镇，其实就是一条街，其实一条街也算不上，就是有几家小商店，这是方圆几百里最热闹的去处了。那天他在街上闲荡，迎面看到几个穿着鲜艳的女子从身边擦过，然后看到一个少妇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奶孩子，少妇半敞开怀，胸脯白花一片。傻根像被电击了

一下，脑袋里嗡嗡响，他慌乱地张望了几眼，便赶紧回来了。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傻根有了心思。

这一个冬天，他过得有些焦躁。

春节过后不久，村上的民工都回来了。傻根对副村长说，我要回家。副村长说回家做什么，好好的。傻根说回家盖房子娶媳妇！说这话的时候，口气很硬，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副村长先是愣了一阵，接着哈哈大笑，往傻根肩上捶了一拳头，说中中！这么大的个子，还不该娶媳妇吗？啥时动身？傻根也笑了，说赶明儿就走。

头一天，傻根已把五年的工钱从油田小镇取了回来。他的钱一直由油田储蓄所代管的，一共有六万多块，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。傻根提在手里很高兴，沉甸甸的像几块小砖头。当傻根提着钱走出储蓄所时，小镇上许多人都吃惊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晃晃荡荡走出小街。

这天晚上，同村来的民工都来看他，说傻根你不能这么把钱带在身上。傻根说咋的？同村人说路上很乱，几千里路，碰上劫贼，弄不好把命都丢了。傻根不信，说怎么会，我从小就没碰到过贼。副村长说还是从邮局汇吧，这样保险。傻根说要多少汇费？副村长估算了一下，说要六七百块吧，傻根笑起来，说我还是带身上。大家都有些着急，说傻根不是吓唬你，路上不太平，汽车上火车上常有抢东西的，这么走非出事不可，傻根还是不信。傻根的确从小没见过劫贼。老家的村子在河南一个偏远的山区，一辈辈封在大山里，民风淳朴，道不拾遗。有人在山道上看到一摊牛粪，可是没带粪筐，就捡片薄石围牛粪画个圈，然后走了。过几天想起去捡，牛粪肯定还在。因为别人看到那个圈，就知道这牛粪有主了。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劫贼？傻根在大漠待了五年，同样没碰到过贼。村里人说路上有贼，傻根怎么也不信，说你们走吧，我要睡觉了。

大伙只好摇摇头走了，说傻根还是傻，这家伙只一根筋。

第二天，傻根跟一辆大货车离开大沙漠。副村长派个民工陪着，说要把他送到三百里外的小火车站。傻根就很生气，也不理他。心想六万块钱还不如一块砖头沉，怕我拿不回去？就扭转头看车外的沙丘。正有七八头狼追着货车跑，一直追了十几里路，傻根站起身冲它们挥挥手。狼群终于站住，在一座大沙丘上抬起头嚎了一阵子。渐渐消失了。傻根朝其他搭车的人看看，很骄傲的样子。

傻根装钱的帆布包挂在脖子上，包里还装了几件单衣裳和一个搪瓷缸子，塞得鼓鼓囊囊的。货车上六七个搭车的，都看他。同村的民工就有些紧张，附在傻根耳朵上小声说当心。傻根装作没听见，便冲那些人笑笑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他们也笑笑，但没人吱声。只有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打盹，汽车颠得他脑袋一晃一晃的。同村的民工早就注意到他了，他觉得这家伙最可疑。傻根头一天取款时，油田小镇很多人都知道，尾随来完全可能，就用肘碰碰傻根，朝那人抬抬嘴巴。傻根朝那人看看，心想这有什么看头，人家在睡觉。不觉打个哈欠，自己也打起盹来。

护送的民工不敢打盹，用手搓搓脸硬撑着。不大一会，搭车的六七个人都打起盹来。先前打盹的瘦瘦的年轻人却醒了，坐在角落里抽烟，专注地望着车外一望无际的大沙漠。汽车颠得厉害，一座座沙丘往后去了。从一大早动身，到太阳转西还没跑出大沙漠。这期间，护送的民工一直在研究那个瘦子。他发现他瘦瘦的脸上起码有三处刀疤。便在心里冷笑。他相信这个刀疤脸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傍晚时，大货车终于吼叫着冲出沙漠。进入戈壁公路，车速明显加快，又跑了个把小时，终于到达小火车站。小火车站十分简陋，只有一个卖票的窗口，没有候车室，等车都在站台

上。同来的六七个人都买了票，包括刀疤脸也在等车。傻根买好票，对跟来的民工说，你该走了吧，待会车就来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民工还想做最后的努力，说傻根这会还不晚，你把钱交给我，天明从这里寄走，你人到家，钱也差不多到家了。傻根真是有点火了，说你傻不傻？汇费要几百块，能买一头牛，我干吗要花这冤枉钱？就紧紧抱住帆布包。傻根的声音像吵架，所有的人都转头，民工就有些窘，赶忙说你小点声，当心露了马脚。傻根气得笑起来，声音更大说什么露了马脚！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些小男人，嘀嘀咕咕。我这钱不是偷的捡的，是我在大沙漠干了五年的工钱，露了马脚又怎的？哈！怕人抢？喂喂——傻根把脸转向站台上几十个等车的人，放开嗓门喊，说你们谁是劫贼？站出来让他瞧瞧？几十个人面面相觑，没人搭理。有人笑笑，把脸转向一旁去。傻根得意地回头说，咋样？你看没有劫贼吧？人家笑话你呢，快回去吧。这时傻根有些怜悯那个民工了。要说呢，他也是一番好意，又是副村长派来的。可是村里人啥时学的这么小心眼？咱们村上人向来不这样的，谁也不提防谁，全村几十户人家就没有买锁的。这好，出来几年都变了，到处防贼，自己吓唬自己。

终于，那个民工很无奈地走了。走的时候很难过，他想傻根完了。这家伙没法让他开窍。

这是一趟过路车，傻根随大伙涌上去时，心情格外好。车厢里很空，几十个人随便坐。他到处看看，便捡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了。一同来的那个刀疤脸随后坐他对面，也靠窗。傻根冲他笑笑，那人没理，掏出一本杂志看，封面是个半裸的女人。傻根不识字，就伸过头去，也想看看那个封面。对方赶紧翻过去，很严厉地瞪了他一眼，仿佛那是他老婆。傻根讨好地笑笑。女人，他想。

这时一对男女走过来。男人三十岁上下，高大魁梧，一脸



大胡子，女子二十六七岁，有一张好看的圆圆脸。看光景像一对夫妻。女子友好地笑笑挨傻根坐下了。男子则坐对面，和刀疤脸挨着。刀疤脸打量他们一眼，便合上杂志，扭转头望窗外。傻根闻到一股好闻的香气，顿时不安起来。列车已缓缓启动，傻根的脑袋里也咣咣咣咣响，慌乱中又有些高兴。一路上有个年轻女人坐身旁，无论如何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不时有人往这边窥探。

先前大家忙着放行李找座位，这时都安顿下来。火车已经正常运行，心情都有些悠然。这个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傻乎乎的小子身上带了许多钱，不免为他担心。这趟车向来不安全，时有偷窃和抢劫发生，不少人吃过亏。当然也有人暗自高兴，傻小子钱在明处，遇上抢劫者，肯定会瞄上他，自己可以安全了。

当那一对大胡子男女靠傻根坐下时，一些人兴奋起来。车厢里空位不少，干嘛要挤在一起呢？看来要有什么事发生了。大家开始窃窃私语，说你看那男人有些匪气呢，那女子挨傻小子那么近，一对大奶子要耸他脸上了。有人装着上厕所，经过旁边看一眼，回来报告点消息。一车厢目光如探照灯，围住傻根晃来晃去。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场好戏开演。

大家的猜测没错，这一对男女确实是贼。

男子叫王薄，大学毕业，学美术的。女子叫王丽，大专毕业，学建筑设计。他们并不是夫妻，只是一对搭档。两人有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旅游。他们就是旅游途中认识的。两人原都有工作，后来都辞了，现在就是四处飘流。

两人并不时常作案，一年也就二三次，够花了就住手。要动手就瞄住大钱，比如老板、港商、厅级干部，后来也偷处级干部。因为有一次在一座省城听人闲聊，说现在全中国最掌实权的的就是处级干部，厅、局级干部其实只是原则领导，不管那

么细。下头市、县到省里办事，比如上个项目要点指标什么的，光厅局长点头没用，还得去实际负责操作的处长那里，这层关节打不通，厅长批了也没用，拖住不办，让你干着急。县处级干部就更有实权，掌管上百万人一个县，一路诸侯，大到干预办案，小到提拔干部，想腐败是很容易的。后来两人看报纸，专门研究反腐报道，果然发现揪出来不少处级干部。揪出来的厅局级干部就很少，科级以上也少。据说是往上难查，往下不够档次，处级干部既够分量又好查处。王薄王丽就很感慨，说看起来九十年代就该处级干部倒霉。有回在宾馆碰到一个处长，贼溜溜乱瞅女人，王丽就恶心，然后去钓他，果然一钓一个准。睡到半夜，王丽悄悄打开门放王薄进来，王薄把处长拍醒，说处长咱们谈谈，处长惊得张口结舌。王薄摸摸大胡子，说你别怕我没带刀子，你睡了我女朋友，得赔点钱。王丽把他的保险箱提过来，说你自己打开吧。处长说我这钱是有大用途的，王薄说咱们这事也很重要。处长一脸汗水，抖抖地打开保险箱，有五万块，说你们要多少？王薄说要两万吧，给你留三万。两人就拿两万元走了。出了门王丽说你这人没出息，手太轻。王薄说算了，他也不容易，回去说不定把官撤了。

这两人做贼并不以敛财为目的，有了钱就花。有时还寄些钱给希望工程。某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收到一万元捐款，署名“星月”，登报寻找叫“星月”的好心人。他俩看到了大笑，说咱们也成好心人了。两人最喜欢的事是旅游，数年内走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。他们是贼，可他们爱山水。

当初王薄就是因为没钱旅游才做贼的。旅游是为了寻找灵感，可是跑了几年也没找到，越跑越没有感觉。王丽就取笑他，说艺术是圣女，你太脏，找不到的。王薄咂咂嘴，不吱声。

这次他们来大沙漠实在是因为没什么地方好去了，没想到来到大沙漠一待就是几个月。他们以车站小镇为基地，不断往

沙漠深处走，有两次遇上沙暴差点送命，还有几次碰上狼群差点被狼吃了。王丽吓坏了，老是闹着要走。王薄说要走你走，我还要住些日子。王丽只好陪着。王丽舍不得离开他。

王薄被大沙漠震住了，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。

大沙漠并没有任何风景，大沙漠里只有沙丘，光溜溜的沙丘，百里千里都是沙丘。站在大沙丘上极目远眺，沙丘一个接一个，重重叠叠，无边无际，在阳光下光波粼粼，一如浩瀚的大海。而在阴霾的天气里，大漠则雾气缭绕，隐现的沙丘如几百里连营，你甚至能听到隐隐的号角和厮杀，让人森然惊心。相比之下，他所见到的那些百媚千娇的山水，就显得轻浮和机巧了。

王薄在大沙漠里流连，翻过一座沙丘又一座沙丘，喘吁吁不得要领。他真是弄不明白，这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大沙漠何以如此震撼人的心魄？但后来他突然明白了，大沙漠的全部魅力就是固执，固执地构筑沙丘，固执地重复自己，无论狂风、沙暴还是岁月，都无法改变它。

回到小镇休息几日，两人谁也没再提起沙漠。过去每游一处山水，回来总爱戏谑一番，现在沙漠都成了禁忌。王薄变得沉默寡言。几天后他终于开口，说：“我要回去画画了。”王丽幽幽地看着他，很久没搭话，半夜里突然说：“咱们该分手了。”

他们终于决定告别大沙漠。

在车站看到傻根完全是个意外，两个人全愣住了。

这个从沙漠走出来的傻小子，居然固执地认为世界上没有贼！就像大沙漠一样固执。

那一瞬间，王丽突然有点感动。

她扯扯王薄的衣袖小声说：“这小子……特像我弟弟，傻里傻气的。”王丽时常给弟弟寄钱，可弟弟不知她是贼，

王薄转头看着她，目光怪怪的，没吱声。